

2010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第①辑

主编◎陈志伟



九楼之下的城市

散文集



祝成明◎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0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第①辑

主编◎陈志伟



九楼之下的城市

散文集



祝成明◎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楼之下的城市/祝成明著. --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1. 8
(2010 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陈志伟主编. 第 1 辑)
ISBN 978-7-5490-0263-4

I. ①九… II. ①祝…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0745 号

九楼之下的城市

祝成明 著

责任编辑: 宋姝鹏

出版发行: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曹家巷 1 号

邮政编码: 730030

电 话: 0931-8454870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www.gswhenhua.cn

印 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厂 址: 广州市海珠区三滘村瑞宝路大千围二横路 2 号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5.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90-0263-4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

总 顾 问：王道平 严小康

顾 问：叶泽驹 黄福泉

主 任：陈志伟

成 员：陈健秋 蔡建勋 董 红 黎寿康 黄培德
王海明 陈志满 黄 辉 周汉标

编辑部

主 编：陈志伟

副 主 编：陈健秋 蔡建勋 董 红 黎寿康 黄培德
王海明 陈志满 黄 辉

执行主编：周汉标

编 辑：胡海良 胡 磊 王润妃 刘天歌 卢翠玲
祁梓玲

寄居，一个写作者路上的家园

——《九楼之下的城市》序

詹谷丰

漂泊与寄居，是我读完祝成明的散文集《九楼之下的城市》之后的感受。在此之前，我零散地读过成明的不少散文，那些作品也基本上收入此书，但印象只是一些碎片和零件，没有形成作者人生经历和生命思考的完整线索。可以打一个比方，过去成明的散文是一个个散乱的珍珠，如今的汇集，恰如一条金线连缀起了个体的独特风景，最终形成了一条具有审美价值的散文的珠链。

作为一本书的眼睛，《九楼之下的城市》这个书名并没有涵盖此书的所有内容。可能这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也可能与成明选择人生中的近距离体验作为写作的入口有关。这是我的一己揣测，不见得准确和高明，因为散文的每一个标题，如同美女销魂摄魄的眸子，要让她风情万种赢得所有男人的欢心是有难度的。

成明的散文没有设置阅读障碍，没有游离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玄想与冥思，人间的烟火气息透露出—一个有着深刻乡土体验的作者无法掩饰的底层身份与农村籍贯。我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时常感到熟悉、亲切、温暖，并产生强烈的共鸣。成明笔下的农村、城市、校园乃至作品中的人物，近乎我曾经生活的写照，似乎同我有着相近的文化血缘和文学方言。

漂泊与寄居，是《九楼之下的城市》的一个主题，也是成明人生经历的一个概括和提炼。漂泊与寄居，是现代汉语中两个独

立的单词，但在一个人生命的体验中，两个词却往往呈现一种逻辑关联的状态。收入书中的八十多篇散文，从标题的字面中，只有第一辑中的《寄居者》一篇直面了这个主题，而漂泊的内涵和个体命运，却是深深地隐藏在文字背后。近乎诗意的现代性文字，清晰地勾画了作者漂泊的路线图。

江西省广丰县一个叫管村的山村，是成明人生启蒙的原点，然后在洋口过度，就此出发，到达了上饶、南昌、广州、贵阳、东莞等一个个驿站。我无法计算出成明人生旅途中的漫长距离，我只看到作者夕阳下的踽踽独行和寂寞背影，疲惫、饥饿、焦渴的文字，是他前行的瘦马，异乡的风景，就是他旅途中的枯藤、老树、昏鸦和小桥、流水、人家。

屈指数来，成明在东莞寄居的时间已经有了4年。东莞虽然雨水丰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我虽然同成明对门办公，日日相见，隔三差五小酌，但仍然没有看到他落地的根须。我对一个文学朋友的全部了解来自他的文字，成明的所有人生秘密，都潜在那些富有诗意和情感的 language 中。酒、河流、山乡、城市、书室、家园、村庄、风这些既是生活中所指同时又是文学和心灵能指的物质，让我窥见了成明作为一个城市寄居者的文学指纹。作为一个曾经的寄居者，我与成明对东莞这个高度物化的制造业名城有着许多共同的感受和精神共鸣。

成明爱酒，这是他书中公开的自白，无论是酒量、酒风、酒品、酒德，成明似乎都是一个沾了魏晋、唐宋遗风的高士。在成明身上，我看不到酒精对他年轻身体的影响和伤害，他总是能够控制住肉体背后的真实形骸。

成明对酒的热爱是深入骨髓的，他说“酒精有一条属于它自己的道路，沉郁，崎岖，向上。它在每一个人身上经过，驻留。对于我而言，东莞的某一条街道和小巷是通往酒香的。我与一些人曾经在这条路上折返，徘徊，带着异乡人的疲惫、文字书写者的沉迷和壮志未遂者的缺憾。酒精养人，也伤人。我们出发的时

候还是个郎当少年，归来时已是迟暮老人。在东莞，酒精呈现给我们的，是另一种精神的食粮。它是液体中的最高帝王，它聚合了光，也聚合了哀乐，让我们忍不住伸出双手，捧住酒杯，久久不放。它使人幸福，也使人疼痛，在它温润的身体里，我们获得了一种暂时的欢悦与满足。”在那些率性的文章中，成明一不小心就把我出卖了，我也成了他在东莞的酒友。但我知道凭我的酒量是不配的。成明是酒仙，我不过是个酒徒罢了。成明酒后写诗，文思泉涌，我则酒后高卧，不理人事。高低立判。

我和成明共同喜欢的散文家祝勇对酒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酒是真正的魔法师，它以貌似柔软的流动身体诱惑你，并且在一种无比愉悦的交往中，轻而易举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酒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至今仍在发挥影响的为数不多的农业文明产物，它来自大地上的谷物。但它与饥饿无关，或者说它只对个性上的饥饿负责。酒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大脑和双腿，它的致幻作用使人获得某种逃逸的冲动。波德莱尔说：‘一个人必须总是喝醉。一切都至于此，这是绝无仅有的道路。时间压垮了你的双肩，使你头颈低垂，要你感觉不到这样的重负，你就必须毫不迟疑地喝酒。’在沉闷的现实格局之外，酒确定了一种颇为诱人的游戏规则，并且许诺了若干好处。它为诗人、旅行者、侠客、革命家和情圣们准备了职业，使他们进入不受日常规则限制的特区，并把饮酒仪式化和神圣化，来配合他们的壮举。”我一直认为，成明在酒精中，始终是清醒中。寄居，不是人的目标，只不过是他人人生旅途中的一处歇脚的驿站。

在从故乡出发最后到达东莞的漫长路途中，成明也变成了他从一个热血青年到一个儿子的父亲和一位妻子的丈夫的人生转变，迷惘、失意、收获、喜悦，一齐复杂地交织在他的路线图中。在成明的散文中，“风”可能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忽略的意象，人对自然界中风的体验和感受，有着巨大的差异，寄居者和定居者、穷人和富人、官员和百姓，无法共鸣。《一个人的村庄》

的作者刘亮程曾经描述过风的特性：“我担心自己会被一场大风刮跑，像一棵草一片树叶，随风千里，飘落到一个陌生地方。也不管你喜不喜欢，愿不愿意，风把你一扔就不见了。你没地方去找风的麻烦，刮风的时候满世界都是风，风一停就只剩下空气。天空若无其事，大地也像什么都没发生。只有你的命运被改变了，莫名其妙地落在另一个地方。”刘亮程村庄里的这场风也曾经在江西省广丰县那个叫管村乡的偏僻山村刮过，而祝成明则是强烈感受过这场风暴的那个乡村少年。如今，故乡的风把成明刮过遥远的南昌、广州、贵阳等城市，最后降落在东莞。惟一不同的是，东莞是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地方。一段时间之后，寄居者就成了昨天的名词，九楼之上，是一个文学的天堂。

我写散文没有几个年头，少有心得，对别人的作品多抱以学习的动机阅读。在为成明写下这些语无伦次的文字之时，也期望自己有所提高。

目录

序言：寄居，一个写作者路上的家园

——《九楼之下的城市》序 / 1

第一辑 九楼之下的城市

九楼之下的城市 / 2

疲惫的火车 / 5

九楼上流淌的时间 / 8

深秋的村庄 / 11

九楼之下的校园 / 14

在酒和时间的河流中 / 17

秋天走进了校园 / 20

足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 24

酒精中的东莞 / 26

文林坊 65 号 / 30

寄居者 / 34

我所理解的贵阳 / 38

第二辑 月光照耀村庄

月光照耀村庄 / 42

山居书思 / 44

山居趣味	/ 46
山居雅记	/ 48
草丛深处的蛇	/ 50
记忆中，那一曲激扬的乐章	
——追忆我的高中生活	/ 53
盼望一场大雪	/ 60
守住小屋	/ 62
诗意地栖居	/ 64
乡下的月光	/ 66
家园的守望者	/ 68
乡下	/ 70
绿色之爱	/ 72
在乡下，我想拥有一辆车	/ 74

第三辑 飘进窗户的落花

飘进窗户的落花（六章）	/ 78
这世界有风雨，但我不喜欢带伞（五章）	/ 84
春蛙第一声（四章）	/ 89

第四辑 用书垫高自己

用书垫高自己	/ 96
怀念燕子	/ 98
倾听民谣	/ 100
泣血的翅膀	/ 102
倾听蛙鸣	/ 104

读书惹的祸	/ 106
难忘童年的小人书	/ 108
观海斋记	/ 110
亲亲村庄	/ 112
一个村庄的声音	/ 114
我穿过大学校园	/ 116
焰火与月光	/ 118
芳龄	/ 120
课堂笔记	/ 121
信	/ 122
犁沟	/ 125
沿着父亲的目光远行	/ 127
共鸣精神世界的话语	
——读《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 130

第五辑 长虹飞渡狮子洋

长虹飞渡狮子洋	/ 134
永恒的信念之光	/ 139
血液的下游	/ 144
塔：通往天空的道路	/ 148
一座山与一个城市	/ 151
一条运河和一个城市	/ 153
往事：“鱼来之乡”的东莞	/ 156

第一辑

九楼之下的城市

九楼之下的城市

九楼与这个城市的关系，有点暧昧。云贵高原上的城市，地势并不开阔，这里一座山，那里一座山，山离山似乎紧挨着。即使在九楼，视线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打转，我不可能穿透那些厚实的山，望到山后的山峰和楼房，望到这个城市更远的部分。

城市供养着一群大山（不知是城里的山，还是山里的城），一群楼房，一群尖叫的街道和一群奔涌的人流。坐在九楼上，我借助想象去构思或者拼凑这个城市的整体。当然，想象不可能高过空中的鸽群，它们比我更有权利说出城市的秘密。九楼这样的位置，永远要在山峰面前低头，它必须学会谦卑。当大地的尘埃到了这个高度，便不再上扬，也不再下降，它们就在这片天空逗留。所以，建筑学上把九楼至十一楼的空间叫做“扬灰层”。宿舍里每天都会飘进许多新迁的尘埃，栖在地板上，落在桌子上，粘在书本上，这里成了尘埃的乐园。我每天总是不厌其烦地拖地板，抹桌子，掸掸书本，保持每一个日子的干净。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尘埃读透了哲学，它们的舞蹈让我深思。每一粒落定的尘埃便是一颗死去的心灵。风会带给它们第二次的生命。

鸽子在城市上空飞翔。灰色和白色的鸽子互相混杂，组成一个飞翔表演队。它们一会儿正飞，一会儿侧飞，一会儿向上冲锋，一会儿向下俯冲，反复地练习生命的姿势。它们在飞翔中获得快感，从不在那一角楼顶歇息。它们是这个城市最自由的精

灵。在九楼的阳台上，我晒着深秋的阳光，看到几股黑烟从楼群中上升，被风折弯，扩散，消失。我知道，这不是炊烟。烟雾弥漫的天空中，没有鸽子的身影。许多丁字型的钢铁起重架，布满了城市的角落，城市正在昼夜不停地打造它们的作品。这些日渐突兀的楼盘，将视线分割得更加破碎。我只看到一些或高或低的楼房的头颅，圆形的，方型的，尖型的；苗条的，臃肿的，连体的；古典的，欧化的，半土不洋的，颜色也是穷尽姿彩。仅有的一些树叶的亮色，也被水泥森林吞没，掩盖。城市是由楼房、人海和车流构成的。没有楼房，人海和车流就没有了居住的地方。人海和车流让楼房的疯狂繁殖，增强了旺盛的欲望。我们能否把居住的城市叫做家乡？我不知道。

夜色中的九楼也给了我飞扬的思维。当脚下的校园此时显得委琐，城市则撩开了它的裙子。白天威武的山峰隐去了，高楼上的灯光开始发送它的秋波，一改白天灰不溜秋的模样。那大厦上顶着的广告牌、霓虹灯卖弄着它们的性感，把城市推上了梦幻的高潮。我会常常站在阳台上，盯着这个城市——从黑夜开往黎明的车辆，它的叫喊，它的喘息；四处游荡闪烁的灯光，像冷艳的女郎飘出的捉摸不定的眼神，也像城市变幻着的世事。城市人藏在这方明暗之中，我看不到他们的面容，虽然我们同栖一座城市里，像蚂蚁一样生活。深夜，躺在床上，我往往失眠。驶进感觉中的车辆，还挑衅似的把灯光投射到天花板上，在黑暗中转一个身，然后离去，隔一会儿，又来扭扭腰肢。远处广场上穿透力更强的激光束，像一列火车笔直地撞进九楼的空间，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让眼睛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击昏，眩晕老半天还没醒悟过来。即使睡去了，醒来，我还在想，打开玻璃门，阳台下就是无边的黑暗，万一梦游掉下去，就永远生活在黑暗中了，成

为尘埃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尘埃。

九楼之下，城市的气息四处飘荡，拥挤的夜市里有各式香辣的小吃，各种奇异的服饰，堆满盗版的书籍和碟片。我有时独自一人穿过街市，看看那些雅致的茶具和古典的蜡染艺术品，从地摊上捎几本发黄的旧书回到九楼。

当我打开那些旧书的时候，我就打开了这个城市。九楼实在是一个适宜的阅读角度，它让我在这个不高不低的空间思索，像一粒尘埃一样，上升，还是下沉？

疲惫的火车

1092次列车从贵阳站准时出发。它所有的时间——每一次出发或者抵达、路线、行程以及目的地都是极其明确的。我挤上这趟火车，拖带着一旅行袋拼凑毕业论文的参考书籍，一台笨重的电脑，一对音箱，一些零碎的行李，像一只迁徙的动物一样疲于奔波。

火车总是出发快而抵达慢，充溢着疲惫得令人昏昏欲睡的空气。我对旅程有点迷茫、困惑，甚至恐惧。这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2006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阴雨天。我把脸贴在火车的窗玻璃上，连绵的浓浓夜色，几盏散落的灯光，有节奏的撞击声，一晃而过，又扑面而来。我在贵阳读研，三年了，我一直在这条路线上来回奔跑，坐各种各样的列车，在车上度过26或者28个小时，有时还是站着回家的。我的很多时间耗费在这里，对火车有一种深刻的认识。

我安静而有惯性的生活彻底被破坏。我开始惧怕火车，倒不是它给我带来的困倦与劳累，这些我都可以轻易地克服。它像一头贪婪的怪兽，吞下我的巨额时间。白天还好，可以看看窗外的景色。云贵高原的山川大地颇具视觉冲击力，火车弯曲着穿行在高山峻岭、隧道和高架桥之间，壮观景象与幽暗场景相继交替，一副画面切着另一副风格不同的画面，一种心理感觉还来不及转换，另一种心理感觉又涌上，比蒙太奇的镜头来得更快捷。这是对视觉的一种刺激，更是对思维的一种考验。但太多黑暗漫长的隧道带来了单调和阴冷，呼啸而过的风和咣当咣当的声音甩在身后。列车钻出隧道，眼前断然一亮，那些青山绿水又在眼皮底下

站立，闪耀，渐次消逝。

坐长途火车，难以打发的时间成为一种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煎熬。我在车上不爱看书，进入不了阅读的状态，但我喜欢闲坐着胡思乱想，随身携带的包里装着几本诗集，惠特曼的，海子的，昌耀的，或者于坚的。这些书籍，即使不去翻阅，也让我在旅途上觉得心安理得。坐车最适合读短诗，省时，养眼，又可以充分释放短诗精粹的精神力量和审美空间。在这样特定的接受环境中，掩卷遐思，感触定与常态不同。这么多年的火车生活，我只在列车上写过一组诗歌。“我的村庄没有溪流 多年来/一直成为我的心病/我想为她画一条溪流/像车窗外静静流淌的那条小溪/不宽阔 但水流清澈/鹅卵石在阳光下闪光/鱼虾穿过它们的幸福童年……”（原载2006年11期《诗刊》下半月刊）火车是想象型的场景和工具，当我的双脚一踏上大地，那些曾经的想法便烟消云散。

夜行的火车最具隐喻色彩。一列通体明亮的长龙冷漠地穿过漆黑的山野，稀稀疏疏亮着几盏灯光的村落和灯光闪烁得纠缠不清的城市。这三种景致成为夜行火车摆脱不掉的生命状态。城市的夜像一片汹涌的海洋，浮泛着黄色的，雪白的，红色的，绿色的灯光，那么热闹，耀眼，那么虚幻和迷离，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便被远远的抛在身后。火车满载着一整节车厢的疲倦和瞌睡，摇摇晃晃的向下一站奔去。我们迷迷糊糊的趴在桌子上，靠在座椅上，手脚有些麻木，腰有些酸痛。

车里飘来方便面的味道。我平时不吃方便面，只有坐火车的时候才吃。火车始终与方便面联系在一起，铁轨有多长，康师傅的面饼就有多长。康师傅在火车上的成功营销，应该写入营销学教科书。奔驰的火车已经成为康师傅最形象的吉祥物和最畅销的消费场所。列车员穿着脏兮兮的厨房工作服，推着餐车叫卖盒饭。一路上用一大串钥匙敲打着铁架子，当当当当的，边走边扯着喉咙喊，“盒饭五块，盒饭五块”，敞开的铁架子上盛着几个糊